

旅行文學之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

蘇碩斌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旅行文學」在1990年代突然出現在台灣，經過作家、評論家、學者密集的討論與創作示範，旅行文學被定義為透過辛苦體驗、深刻觀想而來的表達，並且被界定為專屬於當代的「新興文類」。本文主張這個旅行文學，並不是中國源遠流長的遊記文學系譜之餘緒，而是一個具有社會意義的文學現象，因此必須置回台灣1990年代享樂觀光盛行的社會氣氛來討論。文學並不是社會的單純反映，旅行文學當然也不是觀光社會的單純反映。當代創造的「旅行文學」文類，是一種文學界面對觀光社會而生出「觀光客的不安」、而以「旅行文學」對抗「旅行平庸化」危機的文學鬥爭。這種當代的旅行文學，要求「內在」的獨特凝視，並要求「外在」的寫實描述，亦即，要求旅行者必須承擔「發現風景」的責任，進而在風景之中形塑具有孤絕感的個人性「主體／客體」關係。生於享樂觀光時代的旅行文學，因而具有深切的「艱苦旅行」之意含。

關鍵詞：旅行文學、遊記、觀光客的不安、視線、寫實主義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旅行文學之歧路：台灣觀光文化書寫的歷史變遷》（NSC102-2410-H-002-198）部分研究成果。這篇文章以文學社會學角度發想，研究期間遭遇諸多困頓與挑戰，承蒙柯慶明、江寶釵、林淑慧、范宜如等學界先進給予初稿的觀點啟迪及資料指引，以及編委會及匿名審查人提供切要的評述及修改意見，方得以此面貌呈現，謹致莫大謝忱。本文初稿曾宣讀於「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台灣文學所主辦，2006.06.27-28）。

The Emergence of Travel Literature:

The Gaze and Expression of Modern Tourist Society in Taiwan

Su Shuo-Bi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1990's, Taiwan saw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Travel literature". After intensive discussion among writers, critics, and scholars drawing from textual examples, travel literature is defined as a text which aims to express a profound concept by way of narrating a challeng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is defined exclusively as a "contemporary emerging gen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form of travel literature did not stem from the travel memoir genre that had already possessed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but rather was a literary phenomenon of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thus the growing trend of pleasure tourism in Taiwan during the 1990s makes for a more suitable context within which to discuss the prevailing social atmosphere. Just as literature is not a simple reflection of society, travel literature, likewise, cannot be deemed as a mere depiction of the tourist commun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ecause literary circles tried to incite "tourist angst" in the tourist community, contemporary "travel literature" works were used as literary tools of resistance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crisis of "travel mediocrity". Contemporary travel literature, which requires a unique "internal" gaze, also requires a certain kind of "external" description (realistic description); that is, travelers are responsible for "discovering the present", and then amidst the scenery constructing a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which is not devoid of an individualistic sense of solitude. Although born out of the pleasure tourism era of travel literature, this genre thus contains a deeper meaning: that of the "difficult journey".

Keywords: Travel Literature, Travel Memoir, Tourist Angst, Gaze, Realism

旅行文學之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

一、前言：旅行文學何以是苦的？

旅行文學在1990年代的台灣，突然誕生為一個專有名詞。這個文學名詞，並非只是過去中國文學林林總總的遊記文學的新稱號，這個名詞在台灣1990年代的特定時空之中，對抗了社會的旅行現況、甚至規範了社會的旅行價值。因此，這不只是一個文學現象，更是一個社會現象，集結了旅行文學與觀光社會隱微互動的時代軌跡。

稱之為誕生，是因為旅行文學一詞在1990年代以前的台灣文學界幾乎不曾出現。¹文獻可及的記錄，最早是1987年宋冬陽用於為散文集《島嶼之夢》作序的標題〈精神版圖的擴張與再擴張——論林文義的旅行文學〉²，但內文並無旅行文學之定義，亦無涉文類之建立。旅行文學一詞在1990年代中期才真的啟動熱潮，屢屢以主題形式表現在各式文學活動場合：1996年《幼獅文藝》83卷11、12期及84卷5期分別刊載胡錦媛〈繞著地球跑：當代台灣旅遊文學〉的三篇系列文章，1997年9月《中外文學》推出規畫的「離與返的辯證：旅行文學與評論專輯」，刊登宋美瑋、陳長房、賴維菁、李鴻瓊四篇西方旅行文學史的論文，由外文學界率先引發理論性議題。其後，則是更具話題性的兩大本國籍航空公司接連舉辦旅行文學獎，分別是1997年起連三屆的「華航旅行文學獎」及三本文集、1998年「長榮旅行文學獎」及文集。至此旅行文學的熱潮已然成形，學術引介活動接二連三，1998年12月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及聯合報副刊

1 例如鄭明娳1988年《現代散文類型論》一書列舉的散文類型，僅指出「遊記」為「次文類」，並未使用「旅行文學」一詞。鄭明娳，《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02），頁220。

2 該篇序言與旅行相關內容僅有「〔林文義〕可能是唯一從旅行中找尋題材的創作者」。宋冬陽（陳芳明），〈精神版圖的擴張與再擴張——論林文義的旅行文學〉，林文義著，《島嶼之夢》（台北：林白出版社，1987），頁13。

合辦「旅行文學研討會」，1999年5月《中外文學》再推專題「離與返的辯證（2）女性與旅行」專輯，2000年東海大學中文系舉辦的「旅遊文學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2004年孟樊主編《台灣旅行文學讀本》，2004年胡錦媛主編《台灣當代旅行文選》、2006年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舉辦「台灣旅遊文學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2009年羅秀美主編《看風景：旅行文學讀本》，2010年及2011年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舉辦「台灣旅遊文學／文化旅遊學術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若再加上各種單篇文學創作與研究論文，稱之誕生，應不為過。

這個由文學評論、評審意見、學術著作共同促成的旅行文學誕生過程中，其實還包含二條歧異的茁生路徑。第一條路徑致力於旅行文學作為新文類的定義，亦即大量討論「旅行／旅行文學是什麼、不是什麼」的規範性判準，並由西方學術思潮引進各種定義，將旅行文學框定為現代文學的一環。這些定義建構，除了發生在華航及長榮旅行文學獎的評審說明，文學學者也幾乎同時發表了相呼應的論點，並透顯出旅行的艱苦內涵。第二條路徑則致力於連結台灣旅行文學的歷史系譜：主要是有關旅行文學置於古典遊記傳統的線性史，架接台灣旅行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的關聯與變化，多見於台灣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他們細膩考察了不同時代出遊的台灣文人書寫，並梳理、分類出文人如何在旅行中表達思想。

這二條旅行文學的促生路徑，一則認定為全新的現代文類，一則連結到古典的遙遠傳統，看似矛盾而不相容，應該如何理解？或可先舉出兩個值得關注的觀察點，以作為分析的起步。

第一個觀察點是，旅行文學一方面搭著享樂觀光時代的風潮而起，但卻普遍訴求不輕鬆、甚至艱苦的旅行內涵。旅行文學誕生後的大約十年期間，台灣市面早已充斥海外旅遊的導覽手冊，一般對觀光旅行印象也都是難得的假期、歡樂的時光，即使數本具文學性而廣受注目的暢銷作家旅遊書，刻畫的也是愉悅的生活圖像。如1997年黃威融《旅行就是一種SHOPPING》³結合旅行與

3 黃威融，《旅行就是一種SHOPPING》（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1997.04）。

購物的享樂、2001年桑曄《倫敦嗑樂地圖》⁴結合旅行與音樂的享樂、2002年葉怡蘭《享樂，旅行的完成式》⁵結合旅行與美食的享樂。這些旅行指南指引20世紀末的台灣一般大眾，「省吃儉用存了一筆錢，就為了享受一晚台幣幾萬元的度假村。不是富有的人，卻能有極樂的旅行體驗」，都在為所有人謀求享樂旅行的可能。⁶然而，「旅行文學」並不提供「旅行即享樂」的常識性圖像，反而一直強調「旅行的艱苦」。舉凡孟樊編著《旅遊文學讀本》評述讀本文章指出的「不是觀光的文學，是內在心靈的省思、是心智的考驗」，⁷郝譽翔分析旅行文學熱潮主張「當旅行是在追尋一場心靈的放逐、反省與思考，而不只是拿著相機，囫圇鑿鑿異國風景的時候，『旅行』方才有進入『文學』的可能性」，⁸又或詹宏志稱頌「硬派」及「軟派」旅行家的理由是因為「他們的旅行都不輕鬆，都不是休閒或尋歡的觀光客之旅」，⁹都呈顯出1990年代的旅行文學具有訴求艱苦、拒斥享樂的特質。這不應視為文學界內部文體變化的問題，也不應視為觀光客心理的感受變化的問題，這個生於享樂觀光盛行的年代、卻強在文學上訴諸艱苦表達的矛盾特質，是有待深入解答的社會現象。

第二個觀察點是，「旅行文學」一方面被表達為時代獨有的新文類，卻也被連繫到中國古典遊記文學的系譜裡。1990年代突然崛起的旅行文學，大量的辯詰重心都放在胡錦媛設定的「臺灣當代的『時代文學』」¹⁰、鍾怡雯設定的「新興的次文類」¹¹、或郝譽翔設定的〈旅行文學是新興文類〉¹²等方向相似的問題之上。然而台灣文史學界其實在1990年代也開始探討文學史散落的各

4 桑曄，《倫敦嗑樂地圖》（台北：青新出版社，2001.02）。

5 葉怡蘭，《享樂，旅行的完成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08）。

6 同註5，頁1。

7 孟樊，〈旅行文學作為一種文類〉，孟樊編，《旅行文學讀本》（台北：揚智文化公司，2004.04），頁9。

8 郝譽翔，〈「旅行」？或是「文學」？〉，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01），頁289。

9 詹宏志，〈硬派旅行文學〉，舒國治等著，《縱橫天下：長榮環宇文學獎》（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12），頁9。

10 胡錦媛，〈臺灣當代旅行文學〉，陳大為、鍾怡雯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專題II：創作類型與主題》（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6.09），頁8-9。

11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4期（2008.03），頁35-52。

12 同註8，頁279-302。

種宦遊記錄、文人遊歷、海外遊蹤等文學及文獻，並串連成線性的「旅行文學系譜」。這條線性系譜，如李瑞騰在評述郝譽翔〈旅行文學是新興文類〉一文的相反主張：「『旅行文學』源遠流長，而在最近幾年有比較令人驚豔的發展現象」。¹³ 李瑞騰說的源遠流長，不久後在兩岸旅行文學（中國大陸習稱旅游文學）研究史中逐漸落實下來。先有中國學者章尚正指稱「旅游文學是起源最早的文學品種之一」，就精神面，可溯至夸父追日、黃帝戰蚩尤等神話，就文學史，可溯至南朝蕭統《文選》中的畋獵賦、紀行賦、游覽賦、游仙賦、游覽詩、行旅詩等十多類。¹⁴ 台灣則接續有楊正寬蒐羅龐大歷史文獻的《台灣旅遊文學與文獻研究》、¹⁵ 陳室如以1840年以來遠赴域外的豐沛文學史著解析接受異國他者衝擊思想轉變的《近代域外遊記》¹⁶、林淑慧以日治報刊深探顏國年、林獻堂、雞籠生等作品的《旅人心境：台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等，¹⁷ 其他運用旅行文學、旅遊文學、旅行文化等概念於台灣遊記文學的諸多論著，也都在1998年後相繼提出，為台灣古典文學史開出「旅行文學」的支脈。¹⁸ 旅行文學是新興出現的文類？抑或源遠流長的典型？這兩種對旅行文學的相反認知，之所以同時發生台灣的1990年代中期，原因無非也是「旅行者置身觀光時代」的社會脈絡之故。

從這兩個觀察點出發，結合「文學外部」與「文學內部」¹⁹ 二條方法取

13 李瑞騰，〈「旅行」？或是「文學」？——論當代旅行文學的書寫困境講評〉，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01），頁348。

14 章尚正，《旅游文學》（中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0），頁1。

15 楊正寬，《明清時期台灣旅遊文學與文獻研究》（台北：編譯館，2007.05）。

16 陳室如，《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01）。

17 林淑慧，《旅人心境：台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02）；林淑慧，〈台灣清治時期遊記的異地記憶與文化意涵〉，《空大人文學報》13期（2004.12），頁53-81；林淑慧，〈台灣清治前期旅遊書寫的文化義蘊〉，《中國學術年刊》（春）27期（2005.03），頁245-280。

18 運用「旅行文學」、「旅遊文學」、「旅行文化」等概念於台灣古典遊記文學之相關論著甚多，例舉若干如下：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頁133-164；羅秀美，〈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文本——談單士釐（1856-1943）的旅行散文以及她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淡江中文學報》15期（2006.12），頁41-94。陳室如，〈對鏡隱喻——日治時期台灣遊記的重層觀照〉，《台灣文獻》58卷4期（2007.12），頁237-268；朱雙一，〈從旅行文學看日據時期台灣文人的民族認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國大陸旅遊經驗為中心〉，《台灣研究集刊》2008年2期（2008.06），頁1-9；顧敏耀，〈摹狀奇山異水·呈顯樂園鏡像——台灣清領時期古典詩文中的日月潭〉，《台灣觀光學報》8期（2011.07），頁75-108；程玉凰，《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11.09）。

19 文學「外部／內部」之分，是，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在 *Theory of literature* 一書提出的二

徑，應可分析1990年代台灣社會為何出現寓含多種矛盾的旅行文學。

所謂「文學外部」取徑，意指考察旅行文學現象與外部時空的關係。在旅行條件愈來愈不痛苦、並誘引常民大眾皆可為之的「大眾觀光」時代，「旅行的艱苦」理應不再存在，但是何以反而滋長了「旅行文學」？藉由觀光理論中的「觀光客的不安」概念，或可說明：1990年代的旅行文學熱潮，是用以對抗當時社會「旅行平庸化」的鬥爭。

至於「文學內部」取徑，則意指探究旅行文學內部呈現的對於風景的觀看方式及表達方式。當代旅行文學的視線與表達的形式，其實與過去有著重大的斷裂，若借用柄谷行人的「現代風景」概念作為理論觀點，可洞察台灣當代旅行文學對於旅行者要求了「以獨特視線發現風景」的責任；也正是這種獨特的視線，具現了旅行者成為孤獨而自由的個別主體，也具現了新的文體。

二、旅行文學與觀光時代的矛盾

旅行文學誕生前的台灣社會氣氛，已然是個大眾觀光的時代。1979年台灣政府開放國民海外觀光，出國人數快速成長，至1995年的短短16年間，已有開放之初的十倍出國人口、帶著大幅攀升的國民所得去到世界各地遊歷（請參考附表「戰後台灣出入境人數及國民所得概況表」）；加上1988年解嚴後社會氣氛開始自由化後，意外迅速推動的隔週休二日政策，也促動了台灣觀光的旅行出版市場明顯蠢動。

1990年代前後，台灣出版市場開始風行國外旅遊書，然而其內容多是提供資訊指南的導覽書。先是《民生報》聯載「國外自助旅行系列」專欄於1988年聯經出版為《歐洲自助旅行須知》等套書13冊，²⁰ 叢書首冊就清楚表示「這本

分取徑，文學外部取徑，指研究社會政治等影響文學寫作或閱讀環境的通則性，文學內部取徑，指研究文學文本自成一格的獨特性。這個二分曾被視為不可跨越的兩難，但文學社會學者無不致力突破二者的界限，例如Pierre Bourdieu在《藝術的法則》序言的宣示。可參考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3r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6)，及Pierre Bourdieu, translated by Susan Emanuel,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 各冊主題包括《歐洲駕車旅遊指南》、《歐洲自助旅行指南》系列《實務篇》、《義大利篇》、《瑞士、奧地利篇》、《德國篇》、《北歐四國篇》、《荷、比、盧篇》、《法國篇》、《英國篇》等。

書沒有廢話，每一個要點都是經驗的淬煉、資料的精選」²¹，與旅行文學是截然不同的二道方向。即使聯經公司1989年推出的「好好玩系列」²²有廖和敏等後來的旅行文學作者執筆，但他們在這個「前旅行文學」時期的旅遊書作品，仍停留在資訊提供、按圖索驥的導覽手冊性質。

台灣的海外旅遊情報雜誌也在1990年代大舉出現。1990年《BLANCA 博覽家雜誌》創刊、1997年《TO'GO》雜誌創刊、1998年《MOOK》創刊，這些雜誌挾著旅遊熱潮，「不只有一定的讀者群，更重要的是保證有旅行社的廣告預算，所以氣勢頗旺」。²³ 國外翻譯引進的旅遊書，也都在1990年代開始進入市場，遠流於1995年開始引譯英國「DK 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系列及自製「Moving 概念旅人系列」²⁴，城邦集團在1997年成立馬可孛羅出版社以推廣「旅行及旅行文學專門書」，²⁵ 之後再有精英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個人旅行系列」指南並代理日本《JTB 世界自由行》旅遊指南，²⁶ 以及太雅、華成、閱讀地球等新興的觀光書籍出版社成立。²⁷

這個時期的旅遊書爆發，幾乎就是旅行文學的暖身。但是，暖身是否意謂著正向的延續，恐怕就不盡如此了。這個時期，華航與長榮兩大本國籍航空公司，分別與中國時報社、聯合報社等大眾媒體及出版機構合作，以高額獎金、優厚機票、曝光機會為餌，推出「旅行文學」這個台灣文學史最華麗文學獎的活動事件。

舒國治在2006年撰寫的〈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說「『旅行』，成為出版的一種門類。報紙及電視談到旅行，如同是一時尚」²⁸，講的正是這個年代。

21 黃安勝，《歐洲自助旅行須知》（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07）。

22 包括泰世日報編寫的《泰國旅遊指南》，之後陸續出版陳佩周《乾杯西班牙陽光》、鄭麗園《英國女王有請》、廖和敏《跟紐約戀愛》等十餘冊。

23 楊照，〈台灣雜誌發展小史〉，《在閱讀的密林中》（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3.06），頁232。

24 莊麗薇，〈自助旅行、觀光與文化想像：以台灣的自助旅行論述為例〉（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65。

25 徐開塵，〈旅行文學 隨作家翅膀翱翔〉，《民生報》，1997.12.25，34版。

26 同註24，頁63。

27 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研究（1949-2002）〉（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282。

28 舒國治，《流浪集》（台北：大塊出版社，2006.10），頁112。

儼然成為門類的導覽旅遊書，畢竟還不被文學界認可是旅行文學。那麼，導覽旅遊書與旅行文學誕生的關係又是如何？一般而言，論者大致提出兩種歸因。其一歸因於「大量旅行激發旅行文學的書寫欲望」，例如焦桐在1998年看到書市旅遊類書籍百花齊放的現狀，認為是台灣充滿「旅行文學」的敘述欲望，且逐步建構「旅行文學」的認知和思維；²⁹ 胡錦媛歸因於經濟力提升、全球化願景、異國想像與緊張生活壓力等因素，認為「旅行所激發出來的敘述欲望與全民書寫能量在旅行寫作中找到了最鍾情的消耗空間」。³⁰ 其二歸因於「商業模式文學獎炒作出旅行文學」，尤指1997年起的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1998年長榮環宇文學獎使台灣的旅行文學非自然產生，例如陳室如稱之「在文學獎和商業模式炒作下，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³¹ 鍾怡雯指媒體曝光和超高獎金引發了競爭，「出奇制勝的心理改變了傳統遊記的體質，旅行散文不再是單純的旅遊心情與風景之紀錄」。³²

這二種歸因大抵都同意大眾觀光時代來臨，使全民累積了旅行書寫的欲望，再由媒體炒作成旅行文學的盛況；也就是，認為旅行文學源自1990年代「大眾觀光欲望的書寫」。不過，旅行文學與大眾觀光的關係，是簡單的「正相關」嗎？由「觀光客的不安」理論，應可探究其間的複雜成因。

旅行文學所強調艱苦的意涵，與大眾享樂觀光時代是何關係？此處有必要先釐清旅行、觀光二個詞的字義。旅行（travel）和觀光（tour）在理論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但日常生活屢見二詞混用（例如說旅行社招攬觀光客參加旅行團到觀光景點），文學界似亦無嚴格區分，1997年起三屆的華航旅行文學獎、1998年長榮環宇文學獎，乃至2002年政府提供的《觀光文學藝術作品獎勵辦法》，都蘊含旅行、觀光的複合意涵，再加上傳統習用的「旅遊文學」，幾個名詞在日常生活並無太大歧異。

29 江中明，〈旅行文學 定義莫衷一是〉，《聯合報》1998. 12. 14，14版。

30 胡錦媛，〈台灣當代旅行文學〉，陳大為、鍾怡雯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專題II：創作類型與主題》，頁171。

31 同註27，頁282。

32 鍾怡雯，〈序〉，鍾怡雯、陳大為主編，《天下散文選I》（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1.10），頁IV。

然而根據字源演變來區辨，旅行（travel）源自中世紀英文“travelen”，與現代法文的“travail”同源，意指因身分需要而移動各地的勞動，拉丁文字源“trepalium”（三塊木板three-staked instrument）即寓含酷刑之義。相對的，觀光（tour）源自希臘文字根“tornus”，與現今英文“turn, circle”同意，指前去一個地方而復返；所以觀光在現代英文的衍義，意謂暫時離開工作出發再返回工作。³³

旅行自有人類歷史就已存在，旅行者多是非自願地踏上旅程（商人、軍人、流寓），難免苦痛折磨，有去不保證有回；而觀光則是現代社會獨有，帶著歡愉享樂的意涵，預設終將回家。也因此，「觀光」的社會史研究，幾乎都同意是1845年Thomas Cook利用1824年完工的英格蘭橫貫鐵路完而首創旅行代理制度（travel agency），以及推出套裝行程（package）招攬一般民眾到歐洲各地旅行，才真正終結苦痛旅行的時代、開啟大眾享樂觀光的時代。³⁴而進入二十世紀，「旅行自由」（freedom to travel）更是普遍被認可的基本人權保障概念。³⁵

大眾快樂出遊在戰後的蓬勃發展，卻也在1960年代引來學界的攻訐。1961年美國人文主義者、文化史學家Daniel Boorstin提出假事件（pseudo event）論點，首度對於「集體性質的大眾觀光」發出沈重批判。Boorstin斥責大眾觀光客的膚淺，在強調個人主義的美國社會中，這些人應該稱為個別化的大眾（individualized mass），他們在什麼都不知情的情況被帶去帶回，是借集體的標準化行程而獲得個人的虛偽快感。³⁶

反過來看，現代大眾觀光既然會被Boorstin批判為是「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的庸俗行動，也蘊含了一般人對於「追求本真性」（pursuit of authenticity）的渴求。Dean MacCannell即指出，人類的觀光

33 Daniel Boorstin,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Atheneum. 1961), p.85; Ayto, John. *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 (New York: Arcade, 1991).

34 Feifer, Maxine, *Going Places: The Ways of the Tourist from Imperial Rome to the Present Day*. (Lodon: Mcmillan, 1985).

35 1948年聯合國制定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十三條規定「任何人都擁有移動與居住的自由」，是最具象徵意義的宣示。

36 Daniel Boorstin,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pp.115-117.

行動，本就是因为想要逃離工業資本主義帶來之無趣的標準化日常生活，這種心理需求相當強烈，即使知悉觀光的大眾性格，卻無法放棄藉由觀光來追求本真性。MacCannell因而修正Boorstin對觀光客的無情指責，而提出「被演出的本真性」（staged authenticity）理論，主張大眾之以想親臨該去的景點、吸收該懂的知識、看透別人的真正後台生活，其實導因於現代人的不安。MacCannell將這種不安心理稱為觀光客的恥感（touristic shame），「不是因為成為觀光客而恥，而是因為不夠觀光客而恥（not being tourist enough）」；³⁷既然大眾觀光客都努力想超越一般觀光客，也就互相憎惡並發展出「別人是觀光客，但我是旅行者」（They are tourists, I am not）的自傲公式。³⁸

Donald L. Redfoot依此概念將觀光客分為不同的階序，第一階觀光客／純真型觀光客（true tourist），指的是對自身享用觀光資源甚為滿意的觀光客；具有「觀光客之恥」的則是第二階觀光客／不安型觀光客（angst-ridden tourist），他們不接受自己是觀光客，因此想方設法欲與第一階觀光客做出區隔。³⁹

MacCannell及Redfoot的解讀，吊詭地指出，正是在「大眾觀光」的現象底下才會擠壓出「反觀光」的感受。這種感受，可視為當代旅行文學的基本底蘊。Paul Fussell著名的*Abroad: British Literature Travelling Between Wars*，考察了二十世紀兩次大戰期間文學中的旅行書寫，指出旅行文學並不是社會的觀光現象之反映，二者的內涵甚至會相互悖反。Fussell曾擔心二次大戰期間「因為旅行已經幾乎不再可能，追尋旅行的本質或旅行的書寫，將只像是在寫輓歌」⁴⁰但這期間反而出現英國文學史罕見大量的旅行文學，而且具有前所未見的歡悅

37 Dean MacCannell,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10.

38 同註37, p.107。另參見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Sage, 1990)。

39 Donald L. Redfoot, "Touristic Authenticity, Touristic Angst, Arid Modern Reality," *Qualitative Sociology*, 7 (4) (1984), pp.293-303. 文中Redfoot另提出第三階觀光客／人類學型觀光客（anthropologist tourist）及第四階觀光客／心靈型觀光客（spiritual tourist）二個概念，本文暫不討論。

40 Paul Fussell,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ing between the W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3.

感。Fussell隨之感嘆戰後便利觀光條件造成的文學氣氛，因為任何人都無法逃避自身是觀光客的現實，因此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反而獨特地發展出一種「觀光客的不安」(tourist angst)，亦即反對自我定義為觀光客的論述形式，這種不安傾向宣稱己身是旅行者而非觀光客。⁴¹

雖然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旅行與觀光幾乎是含混的同義詞，但在理論上仍有必要區辨，方能解讀旅行文學的書寫動能。由前述「旅行／觀光」相對立的字源史來看，二者的對立就在於「回家」的差異。而當代學者胡錦媛則以文學角色界定旅行、也界定旅行文學：「旅行的觀念得以成立，是因為『家』先驗性存在。家的存在使得旅行者得以踏上旅途，衡量他／她的旅程遠近；家等待旅行者結束行程歸來，使旅行有別於『流浪』(wanderings)、『流放』(exile)、『流離』(diaspora)與『移居遷徙』(migration)」。⁴²胡錦媛交織旅行與觀光的定義，在台灣諸多旅行文學作品的深層底蘊，也經常可見。將原本現代、觀光內含的「回家」意義貼附在古老、辛痛的旅行者之上，看似豁免了旅行者的艱苦本質，但實則加諸了其艱苦的責任。也就是說，原本旅行者放浪生死的悲涼宿命，如今已獲得回家的安全保障，因此旅程經驗是庸俗或非凡，就是個人的責任了。

以此觀點來檢視台灣社會1990年代，當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必須享用觀光的便利設施（航空公司接駁系統、旅館預約系統、旅行社及導遊系統……），第二階觀光客必然順勢誕生。因此，當代的旅行者，是置身觀光社會而將古老旅人轉化的新產物，當代的旅行文學，也是面對大眾觀光而將遊記轉化的新類型。「旅行文學」因而是「追尋本真性」以及「拒絕觀光客」的雙重動機之產物。是以旅行文學雖然誕生於大眾觀光，但其內含卻是「反大眾觀光」。

台灣旅行文學熱潮形成之初的1996年末，市場正是導覽書當紅的時候，文學界作家、評論、學者們，卻共同形塑出一股相反的論調與作品。作家張讓發表於1996年11月《中華日報》副刊的〈旅人的眼睛〉，雖然是不起眼的一篇散

41 同註40，p.49.

42 胡錦媛，〈返鄉敘事缺席：台灣當代旅行文學〉，《文化越界》1卷9期（2013.03），頁47。

文，但卻是「反觀光」情緒的隱微起點。張讓遊歷歐美多年後，突然有了以下感覺：

我不喜歡一般所謂的觀光，然而還不到痛恨的程度。六年前到法國旅行，在巴黎街上奔走找尋名勝，好像被誰逼著一站一站向前趕，突然醒悟這樣觀光庸俗而又荒謬。……我不要看大家都看，「非看不可」的東西。⁴³

反觀光的旅行文學，到了1997年以後更加明確揭露開來，尤其是兩大旅行文學獎。透過評審主張及作品選擇所進行的「旅行文學的定義建構」，展現了諸多前述的「觀光客的不安」。

先就旅行文學獎的各方評審來考察，可見到對於旅行文學應該「反觀光」的一致期許。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的評審楊澤，在文集序言表達了「深刻的旅行文學讓我們不致為導覽手冊、風景明信片所左右」，⁴⁴ 南方朔在「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的文集前言，更指出「現代儘管觀光事業發，但緊跟著導遊旗而栖栖惶惶的蜻蜓點水，它除了具有『到此一遊』的印象外，無論留存的記憶或體會到的經驗都並不太多」。⁴⁵

這些評述，都呈現了寄望以旅行文學來反抗觀光的「觀光客的不安」。由此，雖然由歷史發展的實然面向來看，原本是「旅行演進到觀光」，但台灣旅行文學論述，則將之翻轉成為具有規範意義的「觀光演進到旅行」。南方朔寫道：

觀光是一種低度的旅行。……，旅行是觀光的升級。觀光是對某個景點慕名已久的到此一遊。……觀光難以出現好的文字。但旅行則否，旅行

43 張讓，〈旅人的眼睛〉，鍾怡雯、陳大為主編，《天下散文選II》（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1.10），頁164。原刊於《中華日報·副刊》1996.11.14。

44 楊澤，〈在文明的邊緣流浪〉，舒國治等著，《國境在遠方：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集》（台北：元尊文化公司，1997.12）。

45 南方朔，〈旅行有如閱讀〉，湯世鑄等著，《魔鬼·上帝·印地安：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集》（台北：元尊文化公司，1998.12），頁11。

裡含有更多旅行者意志、興趣和體會，因而當旅程結束，總有許多話要說。它可能是有趣生動的旅行過程，可能是別人難有卻值得分享的感悟和經驗，於是遂有了『旅行文學』這個文類的興起。⁴⁶

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的評審羅智成，也在同一文集的前言指摘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文學性高、旅行難度低、廣度不夠、深度不夠」⁴⁷的缺點，這種批判，也是隱含旅行文學要求一種更高、更難、更艱辛的「反觀光客」標準。

長榮環宇文學獎也同樣表達出反觀光的調性。詹宏志在文集的序言提出「硬派／軟派」的理想旅行文學論點：硬派如Wilfred Thesiger或Jon Krakauer是以高難度探險、九死一生經歷而寫出的旅行文學，軟派如Jan Morris或Bill Bryson是在一般觀光本身之外見人所未見的旅行文學。⁴⁸在這樣的標準下當然也就會貶視一般的觀光團客：

當我讀著這些決賽作品時，委實吃了一驚，因為台灣的旅行文學還不是這種面貌，作品中還有很大的比例是來自參加旅行團的觀光客，就算中間有若干自助旅行者，他們對於旅行了解和體會顯然也才起步。⁴⁹

詹宏志的說法，顯示1990年代參加旅行文學熱潮的作者中，並非沒有觀光客，但隨著旅行文學被賦予艱苦的意涵，必定漸漸拒絕與觀光客同行。依詹宏志所說參選作品有很大比例來自「參加旅行團的觀光客」，但是對比評審篩選的結果，長榮環宇文學獎的首獎、評審獎的作品，都不是觀光客，十篇佳作也只有二篇隱約透露團體旅遊的訊息。而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得獎作品文集之中，情況也相同，幾乎完全沒有任何觀光團客的作品，可見評審「貶觀光、褒

46 同註45，頁11-14。

47 羅智成，〈旅行文學是旅行的再出發〉，湯世鑄等著，《魔鬼·上帝·印地安：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文集》，頁16。

48 詹宏志，〈硬派旅行文學〉，舒國治等著，《縱橫天下：長榮環宇文學獎》，頁9。

49 同註48，頁8。

旅行」的意識，也貫徹在得獎作品之間。

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中，首獎舒國治〈香港獨遊〉表達了個人漫遊而避開旅遊書經常點名的觀光景點之心境，刻意不去陸羽飲茶樓，不看匯豐銀行、中國銀行、力寶大廈等新建築，不看文武廟、洪聖古廟等舊建築。⁵⁰ 同屆蔡文芳的作品〈心靈的地圖〉也譴責自己的「觀光客凝視」行為：

我如同一般的旅行者，先閱讀有關的背景資料，關於歷史、地理、文化、環境、交通……，抵達之後，逗留在博物館，讚嘆大師們的藝術心血，仰望那些偉大的建築、頹圯的神殿、市民聚集的廣場、部分開放的皇宮、精緻的庭園，不忘留下多采多姿的照片，品嚐異國食物，學兩句招呼用語。……但是對於這一切而言，我只是個過客，注定除了照片和購自商店裡的紀念品之外，無法在我的心靈上留下更深刻的印象……。⁵¹

這種對於自己「只是個過客」的察覺，無疑也是觀光客的不安。更明確的批判，顯露在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者首獎湯世鑄的〈魔鬼·上帝·印第安——記伊瓜蘇瀑布之旅〉，他不僅流露對觀光客的不屑，甚至對「時下年輕人所流行自助旅行」也有不屑：

背包旅行絕不是那種享受的、休閒的、觀光的旅遊，它是「身遊四方，心求一理」的旅行。……正因當年當曾有過背包旅行的經歷，因此每每見到時下年輕人所流行的自助旅行，便毫不留情嗤之以鼻。飯店四五星、出門大小車，只是缺個導遊而已，這算哪門子的「自助」！⁵²

50 舒國治，〈香港獨遊〉，舒國治等著，《國境在遠方：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文集》，頁28-29。

51 蔡文芳，〈心靈的地圖〉，舒國治等著，《國境在遠方：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文集》，頁245-246。

52 湯世鑄，〈魔鬼·上帝·印地安——記伊瓜蘇瀑布之旅〉，湯世鑄等著，《魔鬼·上帝·印地安：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文集》，頁23。

第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中，首獎林志豪〈異地眾生〉對印度的一般景點高度失望，「不時詰問自己這趟旅行究竟想尋求什麼，對旅遊指南的作者和攝影師滿是怨懟」。⁵³ 優等獎紀大偉〈美國的盡頭〉一文，書寫他置身墨西哥最著名的觀光城市笛花納，卻無法忍耐廉價虛假的觀光街景，所以攔下計程車，要求司機「不要去『葛林果』去的地方。要去墨西哥人真正愛去的地方。要去年輕人喜歡的地方。」⁵⁴ 都一再表達了這種帶有不安的反觀光心境。

這種反觀光的情緒是一種文學現象，並不必然真的造成苦痛的行動或體驗，而是折射了旅行者對於艱辛、痛苦的「追求」。這種追求艱苦的內涵，在沒有大量觀光客的前現代社會，當然就不甚重要。唯有置身大眾享樂觀光的時代，方促使知識分子產生「觀光客的不安」的社會心理。因此台灣在1990年代界定出旅行文學的定義，才有以文學獎、讀本作為示範，拒絕了旅行團觀光客，並提出看待「風景」的現代感受模式——強調「個人主體」的觀看視線、「內面自省」的文學表達。次一節將以「風景的觀看」為主要的分析概念，指出旅行文學在1990年代觀看風景的特有視線。

三、旅行文學的風景框架與文體轉折

文學不是社會的單純反映，旅行文學當然也不是觀光社會的單純反映。否則，1990年代的台灣旅行文學豈不應是歡悅逸樂的氣息？文學其實也在規範如何觀看世界。旅行文學在逆著文學「外部」的觀光社會風勢，拉開了一張獨特的風箏，還必須在「文學內部」規範其觀看風景、表達風景的特殊文體形式。1990年代觀光條件大大優於過去的環境下，旅行文學卻具有艱苦意涵的原因，除了抗衡外在的社會，也與文體內在大有相關。

1990年代出國旅遊已經遠較幾十年前交通便利，所有的旅行文學作者，也都享受了搭乘飛機、鐵路船運、電車巴士就能快速到達目的地。旅程勞頓造成

53 林志豪，〈異地眾生〉，林志豪等著，《在夢想的地圖上：第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天培文化公司，2000.11）。頁19。

54 紀大偉，〈美國的盡頭——邊境城市笛花納〉，林志豪等著，《在夢想的地圖上：第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得獎作品集》。作者解釋葛林果是拉丁美洲人蔑稱美國人的詞彙；但意外的是，他被載到美式購物中心而驚呆到不願下車。

的肉體苦痛，絕對比不上過去的前輩，也比不上底層流寓被迫遷徙的無奈。因此，旅行文學要求的苦痛，並不是來自觀看風景的肉體經驗，而是來自於觀看風景的「內在自省」模式，以及隨之而來的孤獨感。楊澤在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的序，提示了一個相當切合文體特質的主張：

這份莫名的嚮往清楚說明了旅行經驗的內在張力：一方面，旅行中人感受著、享受著空前未有的自由與孤獨感，一方面又盼望接觸、認識他人，重返「人海」。……深刻的旅行文學……讓我們的旅行經驗能呈現更孤獨自由，卻也更寬廣豐富的面貌。⁵⁵

楊澤所說的「孤獨自由」，正是當代台灣旅行文學最主要的特質。但是，這種「孤獨自由」，並非旅行（或旅行文學）不證自明的本質。訴諸孤獨自由的旅行文學，並不是清末遊記或八景詩的特質、不是日治時代仕紳出國雜記的特質、也不是戰後初期海外遊蹤散文的特質。

1990年代台灣旅行文學的研究，頗多以議題開創者宋美瑾⁵⁶的論文為參考基礎，強調旅行文學「自我主體」的內涵。雖然這有不可否認的重要性，但仍應注意，「自我主體」在西方旅行文學歷史發展中，也不是超越時空的本質。若以英國史學家Charles Batten Jr.所著的*Pleasurable instruction: form and conven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travel literature*一書為論據，Daniel Defoe等人創於十八世紀的旅行文學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是因為提出一種「知識與樂趣兼備」（*utile dulci*）的全新文學認識論，⁵⁷也就是，以科學（Science）的實地探訪資訊，加上事件（Events）豐富的異地風格敘事。⁵⁸

55 楊澤，〈在文明的邊緣流浪〉，舒國治等著，《國境在遠方：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集》，頁18。

56 宋美瑾，〈自我主體、階級認同與國族建構：論狄福、菲爾定和包士威爾的旅行書〉，《中外文學》26卷4期（1997.09），頁1-28。

57 Charles Batten Jr., *Pleasurable Instruction: Form and Conven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Travel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25. 其中Daniel Defoe的著作主要是指*Tour thro'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一書。

58 Charles Batten Jr., *Pleasurable Instruction: Form and Conven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Travel Literature*. p.46.

Batten Jr.主張「旅行文學」在西方文學史的重要意義，也恰與Ian Watt主張Daniel Defoe是現代小說創造人之一的關鍵，具有一致的看法。Ian Watt論證的重點不在於Defoe小說表現的內容情節、而是主張Defoe提出了現代小說的「表現方式」，亦即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客觀、科學」態度來審視人生百態的方式（儘管絕不可能真的達成）。⁵⁹

1900年代的台灣旅行文學，也具有一種「客觀、科學」的表現方式。但問題是，客觀的文體表現，何以會展露出深切艱苦、孤獨自由的特質？以下借助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現代風景的發現」作為考察論點。

風景，並不只是單純的存在於大自然的客體對象。現代風景，是觀者觀看自然對象的主體感受；既是一種感受，就需要主體的感受力。因此是否看到風景，責任在於觀察者這位主體，不在風景物自身（landscape itself）。柄谷行人借用Edmund Burke及康德（Immanuel Kant）對於美學經驗的兩種基本類型：美（beauty）及崇高（sublime）之對比來論證。「美」是人透過想像力在對象之中發現合目的性而獲得的愉快感，反之，崇高則是在面對超出想像力界限的對象之外、透過主體能動性而發現合目的性的快感。⁶⁰簡扼言之，「美」指涉的是作為客體存在意義的傳統風景，「崇高」則近似作為主體觀察意義的現代風景。

柄谷行人主張「風景作為一種方法」，並不是將風景作為對象來討論，也不是研究文學家記錄了哪些風景、說了什麼；而是將風景作為「認識的框架（認識の布置）」來分析，研究文學家如何看風景、如何描寫觀察對象。柄谷行人主張，日本文學作品在歷經明治二〇年代「寫實主義」洗禮後才出現「現代風景」的觀看方式。⁶¹意思是說，現代風景這個認識性框架，使自由的作者

59 Ian Watt著，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台北：桂冠出版公司，1994.10），頁3、頁21。

60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一書界定「對於自然之美，我們必須在我們自身之外去尋求其存在的根據，對於崇高則要在我們自身的內部，即我們的心靈中去尋找，是我們的心靈把崇高性帶進了自然之表象中的」。「崇高」或說「主體」這種美學經驗，必須透過可觀察的特定對象所引發的感覺與知覺才能完成，卻也在人類的歷史愈來愈重要，也凌駕了傳統以感覺主義立場的均衡、協調、清明作為美的古典主義美學。柄谷行人借用此區分，指稱現代文學根源的「風景」是作者主體將自己的心靈帶入自然的表現。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08），頁1-6。

61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學の起源》（日本東京：講談社，1980.08），頁11-12。

主體可以直接面對風景，並且直接觀察風景，再根據自由的心靈記述風景。寫實主義的文學運動，擺脫傳統文學橫互在作者與他所看到對象之間的「文學格套」，而使現代風景的兩個必備條件得以成立：一是作者可直接觀察客體，二是作者可自由表達主觀感受。

柄谷行人以日本古文學的「山水畫」或「山水詩」來對比，在山水畫的世界中，畫家並不是透過「可觀察的對象」來看風景，他並不「觀察事物」，而是利用某種先驗的概念來「比對事物」。對古文學家而言，風景只是「過去的文學」之折射，都是在與傳統文人世界中的「過去的文學」對話。⁶² 這種格套也是中國傳統文學的認識框架，鄭毓瑜即主張，古典詩文就是將事物放入高度比喻性的「類物（類應）」關係網所建立的文學世界，因此中國傳統文人看待「物」，不可能當作客觀外在的「對象」單獨思考，而必須回應過去文人認識世界的象徵體系。⁶³

上述的文學理論討論，旨在說明現代文學的寫實主義式「客觀」描述，其實賦予了「主體」重要的觀察責任。

台灣在1990年代界定旅行文學必須是硬派的困難經歷或軟派的深思體會（而不能是上車睡覺、下車尿尿的觀光團客），都是在建構「現代風景」作為旅行者的「認識框架」。這樣的認識框架，提升了「主體的態度之觀看」，而貶抑「作為自然存在之名勝」，結果就如本文前一節所討論的，旅行文學否定觀光團尋訪的「名勝景點」，也否定一般導覽書人云亦云的資料觀察。旅行文學，要求作者自由探尋的特殊風景，以及別出一格的特殊描寫。台灣現代旅行文學，因而是一種新的文體（或說新的文類）。這個新的「文體」，借柄谷行人之用語，既是內在主體的創生、同時也是客觀對象的創出，並由此產生了自我表現及寫實等。⁶⁴

台灣的旅行文學研究者亦曾提出相似的論點。鍾怡雯曾指出，「一篇成功

62 例如柳田國男指摘的松尾芭蕉著名俳句《奧之細道》「其中沒有任何一行『描寫』」，全部都是與古文對話的美文傳統。同註61，頁11-12。

63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09），頁24-26。

64 引自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的英文版序。柄谷行人原意在於闡釋「言文一致」並不是完全放棄任何文體約束，而是形成新的文體約束，這種約束以給予作者自由為其特色。同註61，頁10。

遊記的首要條件是獨特的視角，俾以提供旅人靈視的觀物角度；其二是如何透過有效的文字重新去掌握時間，經營空間」；⁶⁵ 孟樊也提示，閱讀一篇遊記不應滿足於純粹的風格和景物的敘述，「而是期待作者提供他觀看世界的方式，以及的他的思考」。⁶⁶

這些「觀看」及「表達」的文體特性，以及伴隨而生的主體之孤獨自由，可透過柄谷行人「風景」理論來分析指出：1990年代台灣現代旅行文學的作家與作品，起於「作者可直接觀察客體對象、作者可自由表達主觀感受」的風景認識框架。這種風景認識框架，在1990年代以前的旅行書寫並不明確見到，而是1990年代旅行文學的獨特意義。本文將以戰後到1970年代的旅外作家（如陳之藩、鍾梅音、余光中、何凡等）作品的特質來作為文體歷史發展的對照，尤其是1960年代的鍾梅音與1990年代的舒國治為中心，分析二人各自一篇主題近似的造訪香港作品之「風景認識」及「表達方式」。

如前所述，1990年代的旅行文學蘊藏著「觀光客的不安」的反觀光心理，但這種心理狀況並不見諸戰後初期的時代遊記之中。以鍾梅音1966年的《海天遊蹤》兩冊為中心，可看到她對於前述討論的「旅行／觀光」二詞的概念。

鍾梅音不僅不避談「觀光」這兩個字，在許多篇章之中，她也會大方撰寫自己的身分就是個觀光客，並且時時惦記著台灣的觀光業。一篇名為〈漫談觀光〉⁶⁷的雜文中，她甚至記載了東京旅程的觀光行程，稱許觀光旅行社的一路接待。

觀光事業的發達，已使歐美城市每一個旅館都可代為接洽觀光旅行，有「夜晚觀光」、「半日觀光」、「全日觀光」……對於人地生疏、舉目無雙的旅客，這是最簡捷穩妥的辦法。付錢之後，自有車來接你，嚮導人員會一路照顧你，甚至為你安排午晚餐，邊走邊談，也決丟不了你。⁶⁸

65 鍾怡雯，〈風景裡的中國—余光中遊記的一種讀法〉，《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4.09），頁41。

66 孟樊，〈旅行文學作為一種文類〉，孟樊編，《旅行文學讀本》，頁11。

67 鍾梅音，《海天遊蹤》（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66.04），頁17。

68 同註67，頁17。

這種對「觀光」不僅不加拒斥、甚至有所歡迎的一階觀光客，大量出現在「禁絕出國觀光」的時期，當然也不會出現「反觀光客」的文學訴求。即使後來十年的1975年，台灣的旅行書寫也都有類似的視線，例如身兼記者身分的何凡在美國採訪之後考察夏威夷，也自動陷入對台灣觀光的國族期待：

台灣的条件不弱於夏威夷，治安良好情形更在亞洲任何國家之上。看了夏威夷以七十餘萬人口而年得四億餘元觀光收入，我們為什麼不急起直追，創造台灣為遊客太平洋土的第二天堂呢？

這個時期的陳之藩、鍾梅音、余光中、何凡，都並不置身在戰後台灣的戰鬥文學或反共文學的隊伍裡，他們的旅遊雜記也看似與民族無關，但是卻都隱匿著一個父祖之國的框架。因此只要談到日本，鍾梅音便成為典型的民族主義者。例如參觀德意志博物館的科學設計，鍾梅音仔細介紹了各式新發明，但來到了染織機前，鍾梅音卻一反之前的喟嘆，並暫時失去原有的優雅，批判：

唯一令我不滿的，是染織方面竟把最早的織布者讓日本人去掠美，一位和服女子的蠟像，端坐在一具織布織前，地上是榻榻米，四周是木窗、紙門。其實自漢代以來，各種生產技術都由中國相繼傳入日本……。⁶⁹

背負著中國民族情感的鍾梅音，在周遊亞美歐各國的《海天遊蹤》之中，只要談到日本，就透露出她自己都無法解釋的「預鑄情感」。鍾梅音這裡的主觀感受，顯然不是來自客觀觀察，而是受到民族情感的重大干擾。作為一個中國人，鍾梅音的視線在觀察日本之前，應該已經預鑄了中國人對日本（如八年血戰）的敵仇記憶：

我並不十分喜歡日本這個民族。我對他們的不滿，以後在別的文章裡會提到。……日本曾是一個以出賣色情馳名的國家，北投伴浴、酒家陪

69 鍾梅音，《海天遊蹤第二集》（台北：大中國圖書，1966.04），頁62。

飲，都是日本人在台灣留下的劣跡……。⁷⁰

1960年代旅行文學的另一名代表作家余光中，1968年《望鄉的牧神》更是背負父祖之國的集體框架之典型視線。陳室如如此評述這一本旅行散文：「沒有旅人慣有的瀟灑態度，余光中的旅行書寫中，蘊含了大量對於父祖之國的想望，以至於當旅行到風景類型各異的景點時，卻仍然以同樣的態度，在旅途中不斷與中國古典山水相遇」。⁷¹ 這個預設的父祖之國情感，使得他們的主體感受無法經由客觀的觀察而衍生，而是如「美文傳統」一般被預先支配。

《海天遊蹤》旅途中所見的外在人事物的敘事與描寫，明白顯示她是「觀察」得來，亦即，她已能在自我主體與寫實客體之間，進行一種「現代風景」式的觀察。但是，鍾梅音在此的觀察視線，卻不是一個「個體性主體」的姿態，而是背負責任的「集體性主體」的觀察，承載著「為國人觀景、為國人論景」的框架。換言之，鍾梅音並不是一個「孤獨」的觀察者，她是身處在禁絕觀光時代的「觀光團員代理人」。既然鍾梅音對待她遊歷的國家，不是就事論事的客觀態度，當然也就不會展現1990年代那種「孤獨自由」的旅行者之主體感受。

1960年代與1990年代的旅行書寫，若由鍾梅音與舒國治同樣看與寫的香港來做一比較，更可看出二個時代「看風景、寫文章」的差異。鍾梅音〈香江履痕〉與舒國治〈香港獨遊〉兩則篇幅相若（均約五千字）的香港遊記，有極為相似的動機。鍾梅音說她「發現由日本返台途中繞一下香港，只須多花九元美金的旅費……這回索性多留幾日，好好地看看香港」，⁷² 舒國治亦是「特意要自歐洲返台前一停的香港。哪怕是一兩天也好」。⁷³ 而兩人看的香港景點，卻是天差地遠。鍾梅音是一般集體觀光客的代表，她的景點就是觀光客景點。鍾梅音在香港幾天，前面二天都在和朋友聊、採購，第三天開始遊香港：

70 同註67，頁20。

71 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研究（1949–2002）〉，頁36。

72 同註67，頁25。

73 舒國治，〈香港獨遊〉，舒國治等著，《國境在遠方：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文集》，頁26。

香港也真小，只大半天工夫就遊遍了清水灣、扯旗山、香港大會堂、卡爾登花園飯店，晚上又去香港仔。⁷⁴

接下來鍾梅音展現她優異的文筆，以頗大的篇幅介紹每一個景點的特色：

淺水灣是海水浴場，……附近的麗都飯店門前，種滿了各色的鳳仙花，……山頂公寓地如其名，正在扯旗山頂……香港大會堂對著皇后碼頭，該堂一百年前便已落成，至今壁上還留著巨幅繪畫……。⁷⁵

而1997年華航第一屆旅行文學獎首獎得主，後來成為台灣最具知名度旅行文學作家的舒國治，在〈香港獨遊〉的那一趟不知何故過境的香港之遊則沒有行程，但也這麼留了八天。文章裡的去處，與鍾梅音相反，他的觀看由「不去」開始：

我不想一下子就進入任何情景的專注之中：不想去「茶具文物館」，不想去「牛奶公司」舊址的「藝穗會」，不想去都爹利街的老樓梯及煤氣路燈，不想獨坐「陸羽」飲茶吃點心，而去蘭桂坊喝一杯也嫌太早，不想逛「神州」舊書店，不想逛荷李活道古董店，不想看匯豐銀行、中國銀行、力寶大廈的新建築，也不想看文武廟、洪聖古廟等舊建築。⁷⁶

舒國治完成現當代典型旅行文學家的責任：拒絕一般觀光景點。也不必須到什麼多特殊的怪異場所，舒國治在文章中，沒有任何目的，跳上往堅尼地城的電車到香港島西南端，然後再上了170路巴士通過幾個隧道來到26公里外的沙田，再上了81路回到旺角，在花園街富記吃了白斬雞配飯、在生力冰廳喝了鴛鴦，回到了尖沙咀。⁷⁷

74 鍾梅音，《海天遊蹤》，頁27-28。

75 同註74，頁28-29。

76 同註73，頁28-29。

77 同註73，頁29-33。

鍾梅音的旅行文學，彷彿是作為中華民國代表的集體身分在凝觀、表達香港，而舒國治的旅行文學，卻是必須擺脫集體觀光客的獨特個人。1998年《聯合報》記者為華航旅行文學獎頒獎報導提了以下問題：「同樣去旅行，甚至舒國治首獎〈香港獨遊〉的香港有人去了八百次」，憑什麼是舒國治得獎？記者解釋：「旅行文學並或許不是作家的專利，但是記錄感受及看見發生，懂得如何書寫，仍然是作家一項先天優勢」。⁷⁸

老練的作家得獎，一方面是「觀光客的不安」發生作用，另一方面，也代表文學所全新定義的旅行者，必須不落入任何非「非玩不可」、「名勝景點」的集體視線之中。他必須別出心裁、走一般導覽書不走的行程，或者，走一般的行程但卻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風景。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得主湯世鑄，一趟阿根廷伊瓜蘇瀑布的自助旅行，不僅描寫號稱「魔鬼咽喉」的壯麗瀑布，更看人所不能看地去觀察了路上萍水相逢的印第安人便車司機，並將之烙印在心中。

晚上，我們就在該處紮營，我在睡袋中翻來覆去，心中盤迴不去的仍是魔鬼咽喉和印第安人，……這個印第安中不過是從「魔鬼」中看到了「上帝」，卻讓一個台灣去的年輕人失眠一夜。⁷⁹

走觀光客所不走、看觀光客所不看，不斷強化著1990年代旅行文學的獨特內涵。第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林志豪〈異地眾生〉，再一次展露這種觀看：

著名的風景或古蹟早就經由文字、影像在腦海中建築出完整的模型，等實地一見，不過是印證存在的事物果然存在而已。真正造成文化衝擊的，卻是隨處可見的乞者。⁸⁰

78 蘇林，〈旅行就是一個大獎〉，《聯合報》，1988.05.11，48版。

79 湯世鑄，〈魔鬼·上帝·印地安——記伊瓜蘇瀑布之旅〉，《魔鬼·上帝·印地安：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文集》，頁38-40。

80 林志豪，〈異地眾生〉，林志豪等著，《在夢想的地圖上：第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頁19。

1990年代末的兩大旅行文學獎之後，台灣的旅行文學大致已展現其專屬於現代社會之文體特質。新的觀看視線、表達方式形成的文體，促使文學式的旅行者不停深省內在、持續檢視自我。原本1990年初期寫過導覽書的廖和敏，在前述《跟紐約戀愛》一書中，仍是旅遊資料與自助指南的形式，但到旅行文學已然樹立的1999年，她已經改換一種觀看和表達的方式：

不知為何，後巷對我有種莫名的吸引力，直到那次布拉格行的小巷行。在頓悟的剎那竟是種泫然淚下的震動。認識自己某一層面時有一種感動，而更深入瞭解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則是一種靈動。這個經驗讓我更認定旅行是瞭解自己的最佳介面。……旅行變成一種內在檢索的過程，外在眼睛看風景，內在眼睛觀自己。⁸¹

被選入胡錦媛《台灣當代旅行文選》之一篇的張復〈在西安〉，描述他第一次到中國大陸西安的探親之旅，也展露了這種拒斥一般行程、卻放縱自我主體去隨意觀看：

我們去看兵馬俑。說老實話，我對於歷史上的事情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繼續走下去，背後又出現疑似罵人的陝西話，我走了一會兒，高亢的聲音也緊隨在我身後。我故意拖慢腳步，看到一個中年男人從我身邊經過，跟隨他亦步亦趨的則是一個小男孩，個頭挺高的，長長的脖子露在衣領外——常遭大人責罵的小孩似乎都長著那樣的長脖子。⁸²

張復花費諸多心力在觀察、描寫導覽書上不會有的不起眼路人（卻是主體自由意識無法忘懷的對象），對於這個觀看，張復也自承「我渴望多看看這裡的人和物。這變成我的需要，而不只是好奇」。⁸³

81 廖和敏，《在旅行中發現自己》（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03），頁108-109。

82 張復，〈在西安〉，胡錦媛編，《台灣當代旅行文選》（台北：二魚文化公司，2004.06），頁56。

83 同註82，頁56。

「現代風景」的個人主義式視線中，同時展現「作者可直接觀察的客體、作者可自由表達主觀感受」兩個重要的結構元素，作為個人主體的旅行文學家，才能夠在客觀對象上消磨他的感受，並漸漸配合1990年誕生的旅行文學「新文類」。他們以一種實證的客觀方式、合理的科學態度去描寫每一個場景，但是，他們的眼睛卻被限定不應該去看普通的對象，因而，也就形塑出柄谷行人所稱的「風景」——不是以客觀的美而存在的風景、而是必須由主體感受以表現的風景。

台灣旅行文學的「文學內部」的變革至此也已然形成。不論是舒國治、湯世鑄、張復，或是更多旅行文學獎的作品，已完全找不到父母之國的集體視線；甚至陳室如的分析也指出，余光中九〇年代兩本散文《隔水呼渡》與《日不落家》中的遊記，已退下前期六〇年代「在異地尋鄉」的沈重祖國愁緒，轉而展現知性與感性結合的文人風格。⁸⁴

如此的文體，既是觀看方式的變化、也是表達方式的變化，更培養出完全不同於前幾個世代的「孤獨自由」的旅行者。1990年代旅行文學並不是過去的宦遊記、八景詩等等的古典文學史延續，而是面對特定時代而規約形成的新的文學觀看與表達方式。⁸⁵

四、結論

狄波頓 (Alain de Botton) 接受廠商邀請到倫敦希斯洛機場第五航站成為「駐站作家」，觀察報告書《機場的小旅行》一書提到邀約者的心態：「不同於文學作品，宣傳文字在一般人心目中經常被認定為只是一堆狗屎」。⁸⁶ 文學作品，顯然不是一般的文字，而是一種力量，展現在旅行與機場。

84 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研究（1949-2002）〉，頁177-178。

85 這裡絕非主張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從不曾出現過客觀描寫、自覺內省的寫作文體。遠者如六朝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宋柳宗元〈石澗記〉，近者如郁達夫的遊記等，都是客觀描寫之案例。但一如前引鄭毓瑜所稱中國文學對於「物」之處理乃寓於固有類應的認識框架，遊記文學的客觀描述，都在以抒情方式回應舊有文學的象徵體系。至於將親身的經歷、客觀的描述導至個人內在感受之探索，則為當代寫景文學的特質。鄭毓瑜，〈引擎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

86 狄波頓 (Alain de Botton) 著，陳信宏譯，〈機場裡的小旅行——狄波頓第五航站日記〉（台北：先覺出版社，2010.02），頁16。

《台灣大百科辭典》「旅行文學」條目中，執筆者吳明益2009年下的定義已指認了「旅行文學」的獨特位階，至少必須不同於遊記、也必須不同於旅行書寫：「傳統文學透過旅行經驗寫下的記遊文章稱為『遊記』，內容通常是作者遊歷陌生地域的主觀記敘。現代旅行書寫（Travel Writing）或旅行文學（Travel Literature）通常指因工業革命和城市興起，旅行經驗普羅化、專業化、多元化後，所興起的一種書風潮。旅行文學的定義相對嚴格，意指具有文學價值的旅行書寫」。⁸⁷ 這則百科條目簡略指出旅行文學的「其然」，這篇論文則以「現代風景」理論及台灣作家文本論證旅行文學的「其所以然」：不僅是文學價值的強化與提升，更是觀看方式與表達方式的轉換。

旅行是人類歷史長遠的生命經驗，因旅行而作的書寫當然亦有長遠的文學傳統，台灣文學及其承繼的中國文學當然也是如此。但是，每一種類的文學都在面對時代，台灣書寫旅行經驗的文學史，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1990年代這樣，面對如此大量的觀光大眾。

余光中曾品評「山水遊記的成就，清人不如明人，民國初年的作家更不如清。……在觀光成為『事業』的現代，照理遊記應該眼界一寬，佳作更多才對」，並從而感慨「實際卻不然」，並指為「今人就更懶得寫什麼遊記」。⁸⁸ 若由文學價值的角度來看，余光中或許有其品評立場，但「懶得寫遊記」的歸因，卻與當代現象大大不符。今人並非不寫遊記，只是不再用呼應中國傳統文學審美世界的方式在寫遊記。因為，台灣當今文學界鼓動了大量的旅行書寫，並規約了以旅行文學為名的現代審美。這個告別古典、面對現代的旅行文學，訴求獨特的自由、孤絕的內緒。而這唯有在享樂觀光（tourism）的時代才能成立。台灣1990年代的旅行文學，恰好見證「旅行與觀光」在理論上對立、在社會中混合。

觀光社會的邏輯，逼使一些人成為不滿足於集體觀光客的「二階觀光客」。這一批二階觀光客，在視線上必須個別地「發現風景」，且須在風景中

87 吳明益，〈旅行文學〉，文化建設委員會網站《台灣大百科全書》（來源：<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658>，2009.10.28）。

88 余光中，《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02），頁17。

表達出他如何以孤獨個體的姿態「面對風景」，亦即旅行文學成立的社會基礎。強調享樂的大眾觀光，與苦其心智、提升人性的旅行文學，在歷史其實是相互關連、辯證發生的現象。生於「享樂觀光」時代的旅行文學，因而具有如此深切的「艱苦旅行」之意含。

不可否認，旅行文學是一種屬於現代社會的新文類。旅行文學，容許在明明已經很輕快的享樂觀光行程中，還可以書寫為略帶痛苦的心情，或者說，容許在明明已經很痛苦的心情中，卻還是愉快而甘願再三旅行。這個時代根本就是集體性地鼓勵個人主體的自由奔放。以觀光社會學的理路解讀的旅行文學，看到這個時代身為觀光客帶有「不安」、並轉化為旅行者以追求「艱苦」而甘之如飴，正是現代社會特殊的文學歷程。生於「享樂觀光」時代的旅行文學，因而具有深切的「艱苦旅行」之意含，甚至規範了一個時代的旅行活動。

附錄：戰後台灣出入境人數及國民所得概況表

| 年 | 台灣居民出國人數(人次) | 五年成長率 | 外國訪客入境人數(人次) | 五年成長率 |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美元) | 五年成長率 |
|------|--------------|-------|--------------|-------|--------------|-------|
| 1960 | -- | -- | 23,636 | -- | 155 | -- |
| 1965 | -- | -- | 133,666 | 466% | 216 | 39% |
| 1970 | -- | -- | 472,452 | 253% | 369 | 71% |
| 1975 | -- | -- | 853,140 | 81% | 882 | 139% |
| 1980 | 484,901 | -- | 1,393,254 | 63% | 2,150 | 144% |
| 1985 | 846,789 | 75% | 1,451,659 | 4% | 3,045 | 42% |
| 1990 | 2,942,316 | 147% | 1,934,084 | 33% | 7,628 | 151% |
| 1995 | 5,188,658 | 76% | 2,331,934 | 21% | 11,882 | 56% |
| 2000 | 7,328,784 | 41% | 2,624,037 | 13% | 13,299 | 12%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摘要》（台北：行政院主計處，2013.09）、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國觀光統計年報》（台北：交通部觀光局，2013.09）。表格由筆者製作整理。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國觀光統計年報》（台北：交通部觀光局，2013.09）。
- 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摘要》（台北：行政院主計處，2013.09）。
- 余光中，《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02）。
- 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著，陳信宏譯，《機場裡的小旅行——狄波頓第五航站日記》（台北：先覺出版社，2010.02）。
- 林文義，《島嶼之夢》（台北：林白出版社，1987.06）。
- 林志豪等，《在夢想的地圖上：第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天培文化公司，2000.11）。
- 林淑慧，《旅人心境：台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02）。
- 孟樊編，《旅行文學讀本》（台北：揚智文化公司，2004.04）。
-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01）。
-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學の起源》（日本東京：講談社，1980.08）。
- ，《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08）。
- 胡錦媛編，《台灣當代旅行文學文選》（台北：二魚文化公司，2004.06）。
- 桑擘，《倫敦嗑樂地圖》（台北：青新出版社，2001.02）。
- 章尚正，《旅游文學》（中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0）。
- 陳大為、鍾怡雯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專題II：創作類型與主題》（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6.09）。
- 陳室如，《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01）。
- 湯世鑄等，《魔鬼·上帝·印地安：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文集》（台北：元尊文化公司，1998.12）。
- 程玉鳳，《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11.09）。
- 舒國治，《流浪集》（台北：大塊出版社，2006.10）。
- 舒國治等，《國境在遠方：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文集》（台北：元尊文化

- 公司，1997.12)。
- ，《縱橫天下：長榮環宇文學獎》(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12)。
- 黃安勝，〈《歐洲自助旅行須知》〉(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07)。
- 黃威融，〈《旅行就是一種SHOPPING》〉(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1997.04)。
- 葉怡蘭，〈《享樂，旅行的完成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08)。
- 楊正寬，〈《台灣旅遊文學與文獻研究》〉(台北：編譯館，2007.05)。
- 楊照，〈《在閱讀的密林中》〉(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3.06)。
- 廖和敏，〈《在旅行中發現自己》〉(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03)。
-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02)。
-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09)。
- 鍾怡雯，〈《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4.09)。
- 鍾怡雯、陳大為主編，〈《天下散文選 I》〉(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1.10)。
- ，〈《天下散文選 II》〉(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1.10)。
- 鍾梅音，〈《海天遊蹤》〉(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66.04)。
- ，〈《海天遊蹤第二集》〉(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66.04)。
- Ayto, John. *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 (New York: Arcade, 1991) .
- Batten Jr., Charles. *Pleasurable Instruction: Form And Conven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Travel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 Boorstin, Daniel.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Atheneum, 1961) .
- Bourdieu, Pierre. translated by Susan Emanuel.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Feifer, Maxine. *Going Places: The Ways of the Tourist from Imperial Rome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McMillan, 1985) .
- Fussell, Paul.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ing Between The W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 MacCannell, Dean.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 Urry, John.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Sage, 1990) .
- Watt, Ian著，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台北：桂冠出版公司，1994.10)。

Wellek, René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6) .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朱雙一，〈從旅行文學看日據時期台灣文人的民族認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國大陸經驗為中〉，《台灣研究集刊》2008年2期（2008.06），頁1-9。

宋美瑾，〈自我主體、階級認同與國族建構：論狄福、菲爾定和包士威爾的旅行書〉，《中外文學》26卷4期（1997.09），頁1-28。

林淑慧，〈台灣清治時期遊記的異地記憶與文化意涵〉，《空大人文學報》13期（2004.12），頁53-81。

——，〈台灣清治前期旅遊書寫的文化義蘊〉，《中國學術年刊》（春）27期（2005.03），頁245-280。

胡錦媛，〈返鄉敘事缺席：台灣當代旅行文學〉，《文化越界》1卷9期（2013.03），頁43-74。

陳室如，〈對鏡隱喻——日治時期台灣遊記的重層觀照〉，《臺灣文獻》58卷4期（2007.12），頁237-268。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4期（2008.03），頁35-52。

羅秀美，〈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文本——談單士釐（1856-1943）的旅行散文以及她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淡江中文學報》15期（2006.12），頁41-94

顧敏耀，〈摹狀奇山異水·呈顯樂園鏡像——台灣清領時期古典詩文中的日月潭〉，《台灣觀光學報》8期（2011.07），頁75-108。

Redfoot, Donald L. "Touristic Authenticity, Touristic Angst and Modern Reality." *Qualitative Sociology*. 7 (4) (1984.12) . pp, 291-309.

(二) 學位論文

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研究（1949-2002）〉（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莊麗薇，〈自助旅行、觀光與文化想像：以台灣的自助旅行論述為例〉（台中：東海

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三、報紙文章

江中明，〈旅行文學 定義莫衷一是〉，《聯合報》，1998.12.14，14版。

徐開塵，〈旅行文學 隨作家翅膀翱翔〉，《民生報》，1997.12.25，34版。

蘇林，〈旅行就是一個大獎〉，《聯合報》，1988.5.11，48版。

四、電子媒體

吳明益，〈旅行文學〉，文化建設委員會網站《台灣大百科全書》（來源：<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658>，2009.10.28）。

